

全祖望：浙东文脉里的舟山印记

□阿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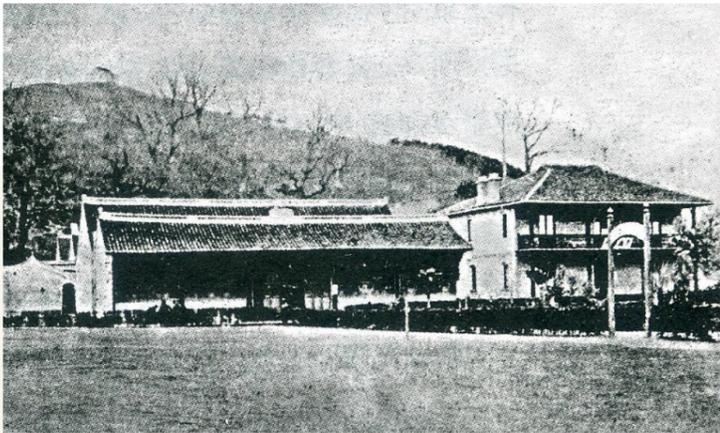
全祖望(1705~1755)，字绍衣，小字补，号谢山，别号双韭山人、鮑塘亭长、孤山社小泉翁，人称谢山先生，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、著名的经史学家、书院教育家，并享有“布衣太史”“史学大柱”之美誉。清代著名学者阮元评说：“经学、史才、词科三者，得一足以传，而全谢山先生兼之。”

今年白露节气后，舟山市文史研究馆“两黄文化”考察调研组一行六人，在宁波文史研究馆同行们的陪同下，走进浙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祖望墓园。全祖望墓与白云庄、黄宗羲墓、万斯同墓共为著名的浙东学派史迹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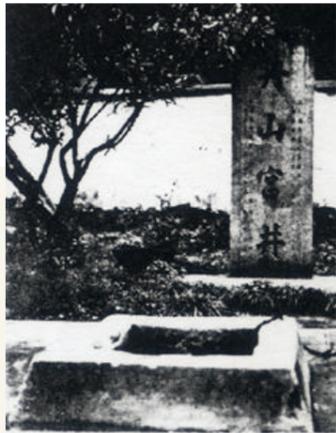
全祖望墓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（今为恒春街南侧），坐东朝西，前为庙前河，北与西塘河相接，南与南塘河相连。在全祖望六世祖全少微、其父全祺墓之南，墓地原为全氏墓地，是祖关山墓葬群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上书“谢山全太史墓”，祭台两侧竖有两方“全祖望先生传”的碑刻和北侧尚有祖莹全氏明代神道石坊。

据资料载，1958年全祖望墓及其六世祖墓园榫石均被拆毁。1962年曾堆土维修。1986年又重修，外榫石。1998年，重修该墓及六世祖墓，拆除乱石、增添墓榫，围以方条石。自底至面规整距齐，并扶正碑栏、培植墓土，增铺明堂石板，复于墓前置碑石两方，又将《清史·儒林传》、光绪《鄞县志》中全祖望传记刻于其上，又移设望柱两根于墓前，修复神道。工程始于5月，至10月完工，并勒碑刻铭。

本版除资料图外均为作者拍摄



1923年，在镇鳌山下重建成仁祠 资料图



舟山官井 资料图

全祖望其人

全祖望，全家原为望族，在清初，全氏祖辈参与抗清复明活动，与张苍水、钱肃乐沾亲带故（现在有人谓全祖望是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的外孙，是一种误解，确切地说应是全祖望祖母即堂伯母张氏是“西湖三杰”之一张苍水女儿），后抗清失败，家破人亡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全祖望出生于今海曙区月湖西岸的桂井街全宅内。此后，虽社会已由稳定而“盛世”，但全家已家道中落，趋于清贫。但其先生天资聪慧，一生勤学，精通博史。他四岁能解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七岁能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八岁读《文献通考》，人称神童。

全祖望十四岁时，受业于董正国，在三余草堂读书。十九岁由督学王兰生推选入京，见当时侍郎方苞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中顺天乡试，当临川翰林李紱看到全祖望的考卷都为之惊叹曰：“此深宁、东发后一人也！”乾隆元年（1736）中三甲第三十六名进士，赐“同进士出身”，时年三十二岁。全祖望初为庶吉士，不久后受到权贵排斥，以知县外用。全祖望辞谢了方苞邀他入“三礼局”之荐，带着“左迁”“罢官”的愤懑，于乾隆二年十月出都返鄞，并赋诗呈李穆堂侍郎云：“生平坐笑陶彭泽，岂有牵丝百里才。林未成蹊身已去，先几何待督邮来？”遂不复出。

乾隆二年，全祖望回乡，专心著述，授徒为业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应绍兴太守杜甲之请，全祖望任戴山书院山长，因杜甲傲慢不久辞去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又主讲过广东高要端溪书院。全祖望提出“躬行”实践主张。他认为“论人之学，当观其行，不徒以其言”，强调自得之学，必须验之于躬行。在学术实践中，全祖望操守躬行，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，又受万斯同影响，勤奋攻读，博通经史，在他37岁时三笺《困学纪闻》，42岁时补辑黄宗羲《宋元学案》，45岁至48岁仍朝夕不倦地七校《水经注》，继古贤，启后学，皆足见其汲古之深。全祖望为谢山学派创始人，弟子有董秉纯、卢翰、蒋学铺等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七月二日，卒年五十一岁。

其一生的学术可总结为“学贵自得、融会百家”，著有《鮑塘亭集》38卷、《外编》50卷、《诗集》10卷，另有《汉书地理志稽疑》6卷、辑补《宋元学案》100卷、《全校水经注》40卷并补附4卷。他还写了不少传记散文。全祖望于经学的贡献，主要表现在他的《经史问答》。他有以经史为根、史学为辅的思想，影响了数代人。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便极力夸奖了全祖望的人品与文章，赞赏其为南明忠义之士写碑传，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价值。

全祖望的一生，犹如他在诗中所言：“历年二百书无恙，天下储藏‘独’此家。为爱墨香长绕屋，只怜带草未开花。一瓶追溯风流旧，十载重惊霜鬓加。老我尚知孤竹路，谁来津逮共乘槎。”

全祖望与舟山

全祖望曾两次到舟山，除将明清易代之际诸多志士仁人的点滴事迹在《张公神道碑铭》《翁洲书院记》《改正成仁祠祀典议示定海令》《官井碑文》文中有所体现之外，他对地方文化尤其关注。其中日常土物是自然地理之物，具有地方文化源起和象征的意义，他以诗兴抒发了

对浙东土物观察、发现、记录的过程。全祖望爱吃海鲜是出了名的，为了“补我诗瘦”，在全祖望的笔下，黄鱼、马鲛鱼、螃蟹、招潮蟹、蛰潮、泥螺、扇贝、沙蒜、海蜒、虾蛄、淡菜、紫菜、乌贼、佛手等东海土物是他笔下挥之不去的舌尖乡愁。他的《句余土音三卷》中有浙东《四明土物杂咏》《再赋鮑塘土物》等三十一首土物诗。笔者认为，这些都与他来过舟山和吃过舟山土物海鲜有关。

全祖望作《翁洲书院记》

全祖望与翁洲书院也颇有渊源。翁洲书院是南宋淳祐九年（1249），由参知政事应璩在其定海北门旧居改建而成，得宋理宗亲赐“翁洲”匾额而命名，延请名儒按朱熹规制教学。元初应璩孙被任命为首任山长。作为舟山群岛历史上唯一由皇帝赐名的书院，其旧址位于昌国州治所西北镇鳌山麓（今舟嵛小学一带），办学历史跨越宋、元、明三代，长130余年。书院初期为应氏家族



全祖望立像



鮑塘亭

私塾，元代纳入官方体系后逐渐开放招生，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规制，培养出神童科进士应翔孙等人才，至明初海禁内迁时期毁弃。

翁洲书院前后历经130多年，堪称舟山举办历史最长久的书院。应翔孙、应奎翁、冯福京、全祖望先后作过《翁洲书院记》。全祖望《翁洲书院记》载：“以倭难，废昌国隶定海（镇海），书院亦圯。”全祖望善作《书院记》，收入《外编 鮑塘亭集外编卷十六》的《书院记》，就有十六篇之多。

全祖望与《改正成仁祠祀典议示定海令》

南明鲁王朱以海初监国于绍兴，后辗转海上，于清顺治六年（1649）十月移驻舟山，设行宫。清顺治八年（1651）清军攻陷舟山，全城殉难者18000余人，尸体遍地，血流成河，史称“屠城”。清参军乔钵收殉难者尸首，在北门龙峰山东麓山腰火化合葬，勒碑横书“同归城”。

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，定海知县缪燧亲历北郊山麓，“但见白骨青燐，寒烟衰草，即所勒之石亦复无存”。他捐出银两“购料围砌石扩，以卫幽壤，以捍樵牧”。总兵蓝理也捐银一百零八两，购田三十八亩七分多，作为祭祀之用。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为祭祀起见，又建祠三间于墓前，匾名“成仁祠”，设神龛立牌位，以受神灵。

全祖望当年到定海拜谒缪燧修的成仁祠，见祭祀的第一块牌位是黄斌卿，其牌位自然居张肯堂之上。全祖望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性情中人，他耿直的性格此时又显现出来了，破口大骂道“祠为缪祠，志为穆志”，于是写下了慷慨激昂的《改正成仁祠祀典议示定海令》。全祖望去世那年，知县庄纯澗重建头门三间，左右耳屋二间。光绪间厅同知杨小荔又重修成仁祠。

全祖望与舟山官井碑文

定海古城镇鳌山（锁山）下“总镇府”后，有一口著名的明代古井“舟山官井”，石井圆形，内径0.36米，高0.36米。据《定海厅志》记载：清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明鲁王朱以海退守舟山，以参将府（今城区昌国路11号）为“行宫”，官内井遂名官井。八年，清军破舟山，鲁王元妃陈氏等投井死。清光绪时立石栏，勒“舟山官井故址”。

据全祖望关于“舟山官井”记述，辛卯之役（清顺治八年，公元1651年），清兵攻占舟山。监国鲁王元妃陈氏“惧为奸人所卖，愿得死此净土”，投井而死。义阳王妃杜氏、宫娥张氏随之赴难。“锦衣指挥王相、内臣刘朝叹曰：真国母也！岂可使其遗骸为乱兵所窥！”相与异巨石填井平之，即刳其旁而死。

全祖望为此作《官井碑文记》凭吊：大兵（清军）直抵城下，安洋将军刘世勋议分兵，先送官眷，然后背城一战。元妃传谕：将军意厚，然惧为奸人所卖，则张妃之续也，愿得死此净土。乃止。城陷，元妃整簪服，北向拜谢，投井而死。义阳王妃杜氏、宫娥张氏从焉。

光绪年间，清政府在井旁立栏，竖“舟山官井故址”，纪念这些以死抗争的忠臣。全祖望在《官井碑文记》中提出“惟翁洲即前宋之匡山也”的史论观点和“官可亡，井不可没矣”，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和价值观。

